

毛晋与僧侣之交游及刻经考*

毛 文 鳌

提 要：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，与僧侣交游密契，既藉以纾解亡国之恨，寄寓家国之思，又平添生活之情趣与品位。缘此，汲古阁兼刻佛典梵册，而尤以襄助梓行《嘉兴藏》为力，从而扩展刻书之品类，充实图书之内涵，提升版刻之价值。明于此，则毛晋于出版史上之地位尚需重新考量。

毛文鳌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2007 级博士研究生。

关键词：毛晋 僧侣交游 嘉兴藏

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，尝引昔人语自况云：“平生有三大愿：一愿读尽世间好书；二愿交尽世间好人；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”^①缘此，毛晋毕生广交同好，“吾之友，而其人自达官高流至闲客野衲，有显晦；其地自滇蜀关陇至闽楚吴越，有远近”^②。而毛晋藏、刻书多赖师友襄助，方以长盛不衰。前人说之备矣，兹不赘述。拙文试图再现毛晋与僧侣交游及刻经生活，一则通过考察毛晋与僧侣交游，以展现晚明清初江南士子与僧侣交织的生活场景、旨趣心态，并探究明清易代的社会影响；一则梳理毛晋刊刻经藏的史实，以表暴释友对其刻经的意义，并重新考量其出版史之地位。

—

毛晋笃奉佛教，堪称虔诚的浮屠。毛晋（1599—1659），原名凤苞，字子九，后易名晋，字子晋，别号、室名夥够，其中室名曰“笥素居”、曰“曹溪一滴庵”（又名一滴庵）、曰“双莲阁”，或为毛晋焚修处，或为释友校书处，虞山华严阁为其刊经作坊，而“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”为汲古阁藏书印文，“笥素居士”乃毛晋自号，则毛氏何等佞佛，诚不难想见也。毛晋崇信三宝，对于僧侣慷慨施济，对于佛藏刊刻亦热心资助，以是许多方外人士成为汲古阁座上常客。毛襄等撰《先府君行状》云：“（府君）交游遍四海，淄素高人在门者，日常数十人。”^③毛晋友孙朝让诗云：“缥囊玉轴互陈列，高僧词客时盈堂。”^④皆可见一斑。为招徕、延聘儒、释、道三家名流共事丹铅，毛晋分别构筑汲古阁、双莲阁、又一阁。清钱泳《履园丛话·梦幻》曰：“汲古阁在七星桥载德堂后，以延文士；又有双莲阁在问鱼庄，以延淄流；又一阁在曹溪口，以延道流。”^⑤又，清江熙《扫轨闲谈》描绘汲古阁周边环境曰：

四围有绿君、二如等亭，招延天下名士校书其中，风流文雅，江左首推焉……许吟亭云：“毛氏有三阁：汲古阁在载德堂西，以延文士；其双莲阁

在问鱼庄，以延淄流；一失名，俗呼关王阁，以延道流者。今俱废。又有一滴庵，为潜在父子焚修处。”^⑥

可见，“又一阁”又名“关王阁”，“一滴庵”又名“曹溪一滴庵”，绿君亭、二如亭等环抱汲古阁，端的为理想之校书处。据笔者统计，毛氏僧友不下三十位，其名氏如下：智林释道源（石林）、华山释汰如（明河）、释读彻（苍雪）、释照宇（立庵）、释照渠（含光）、释米（堆山）、鳧溪释自扃（无门）、兴福释通门（牧云）、释鹤如（契德）、三峰释豁堂（正岩）、秀峰释岫云（行玮）、荆溪释谷音（慧超）、湘东释大惶（以明）、雪窦释通云（石琪，琪一作琦）、白椎释寂觉（闻照，闻一作文）、释照行（一义）、半塘释雪邻（照琼）、松陵释指月（照影）、松陵释佛生（照觉）、笠泽释竺兰（行荃）、吴江释声谷（显闻）、金幢释印持（博闻）、虞山释通晓（柏岩）、释上授、释玄粥、释行洁、释正止、释印初、释照萍、释道开、庆慧寺释照霁（清旭）。就中不乏熟谙内典、名扬法界之大德高僧，若密藏道开、石林道源、牧云通门、明河汰如、苍雪读彻等。下面笔者依据毛晋诗文集，旁及题跋、年谱、语录，逐年介绍毛氏与释家交游之概貌^⑦。

崇祯六年癸酉（1633）左右，释正止替毛晋《隐湖题跋》撰作序文。

崇祯十二年己卯（1639）谷雨前一日，释自扃与毛晋、林云凤、李谷、沈璜、释衍门、王咸、王人鉴等送萧士玮归乡，各赋诗赠别。同年夏，毛晋赴吴门，入华山寺谒见释汰如。汰如将“新得圆至《牧潜集》抄本、残破元版各一册，即以聿先生，遂付梓”，并亲为作序一篇。

崇祯十三年庚辰（1640）四月八日，毛晋至吴门华山寺，聆听释汰如讲《华严解制》，与释读彻偕坐莲华洞。偶遇一异僧，称有一经为历代《大藏经》所无，兹奉木增之命，欲请毛晋为其付刻。毛晋遂从其愿，此事

详后。

崇祯十四年辛巳（1641），释道开弘法于嘉兴大胜寺，毛晋驾舟兴诗送别，诗题注云：“道开法师应武塘相国衍门禅伯之请，敷讲嘉善之大胜寺，余于腊月廿五放舟葑江送之，和陶与殷晋安别韵，兼柬衍门。”疑毛晋有参刻《嘉兴藏》之请。

崇祯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秋，毛晋为刊刻《河汾诸老诗集》，曾至智林寺谒石林寻求抄本，称心而归。

崇祯十七年甲申（1644，清顺治元年）花朝日，毛晋赴超过寺，为涅槃讲坛设供，与释自肩酬唱相和。是年三月十六日，毛晋偕释道源、马弘道、徐波、雷起剑、叶仑、孙房诸人，放舟吴门横塘，探知唐寅墓冢荒颓，遂商定修墓建祠，同时各自赋诗纪事。

顺治二年乙酉（1645），毛晋与释道源、冯武、顾梦麟、顾德基、黄冀圣、吴拭、叶裕等各赋《和范石湖田园杂兴》诗，宣泄亡国之痛。同年五月，毛晋与释道源结香社于智林寺。

顺治三年丙戌（1646）元宵节，毛晋与十二位友朋创办“尚齿”诗社，内有大惺等释友。春间，毛晋曾收到释读彻来函。三月十七日，毛晋、马弘道、雷瑄、袁默等棹舟拜访释道源，当晚乘月入破山寺，礼拜大悲忏坛。次日，众人乘篮舆游剑门、龙斗涧等处。又明日为春尽日，复野游而返。释自肩与王揆同游。九、十月间，毛晋在陆瑞徵颐志堂举行“尚齿会”，释道源等僧友出席。

顺治四年丁亥（1647）毛晋招聚淄素释通门、杨补、戈汕、呼谷、陆铎、陆瑞徵、葛云芝、钱嘏等“共涉前踪”，各赋五言律一首。

顺治五年戊子（1648）二月六日后，毛晋与释大惺、马弘道相约赏梅，各有赋诗记之。寒食节，毛晋与马弘道、袁默、殷时衡等拜访释道源，有放生之举，并有赋诗。同年，毛晋于常熟先墓水东结矮屋数椽，颜曰“小西林”，延引释道源休老。戈汕、殷时衡等赠诗以贺。另，顺治四年或五年，毛晋似应与释自肩同游苏州虎丘，各咏诗达十首，兹姑附此，待考。

顺治六年己丑（1649）寒食前，释通门来访，流连有日，毛晋多次赋诗，宾朋应者不绝。寒食前二日，释通门访毛晋于宝月堂，适见毛晋补刻《大藏经》将竣，赋诗以赠，毛晋、顾梦麟各有次韵。后通门登清风亭，作诗留赠。后又泊舟溪口，等候毛晋外游归棹，互有赠答诗。后通门将返，因雨阻泊舟，赋诗二首以赠毛晋。是年释照渠赴钱谦益之芙蓉庄讲演《华严玄谈》，毛晋与钱氏、释道源、汤鸿等分韵赋诗。九月，陈瑚移家隐湖，赋有《湖村晚兴》诗，毛晋、释道源、顾梦麟、陆世仪、马弘道登十八人先后有和诗。九月十日（闰九月九日），毛晋访自肩所主持之寺庙，用陶渊明《九日闲居》韵酬唱。

顺治七年庚寅（1650）正月七日后，毛晋与陈瑚、顾梦麟、释读彻、徐遵汤、文祖尧、曹周宪、费参等同赋《咏瓶中落梅》组诗，毛晋序之。八月，毛晋曾建造一座庵堂，请释印初来主持，为庵中供奉之如来像唱

经。

顺治九年壬辰（1652）冬杪，释读彻将续起《华严经》讲期，自苏州来候毛晋，并过娄东访王时敏、吴伟业。

顺治十年癸巳（1653）正月十五日，毛晋偕同徐波赴苏州中锋寺听释读彻《华严大钞》。立春后，毛晋与顾梦麟、陈瑚、费参、钱嘏、释道源及子毛褰、毛袞等赴苏州访梅并唱和。四月，毛晋偕陈瑚、释道源、严陵秋、顾梦麟等游虞山诸泉。秋，毛晋与释通门互有唱和，毛晋诗题作《秋月次韵酬牧云上人》。

顺治十三年丙申（1656）春，释照影从三峰泛舟隐湖，访问毛晋，毛晋赋诗以赠。五月，毛晋友释读彻圆寂，遗命以山茧袍、诗文集属毛晋。八月十日前，毛晋与冯武、杨补游华山，晚宿释汰如影堂，各赋诗以呈照渠。九月十日（闰九月九日），释寂觉与同寺释照琼坐船访毛晋，舟中有阳羨、新安所产菊花百本及秋茗藤盘朱壶。两僧于舟中对菊赋诗相赠，毛晋和之。

顺治十四年丁酉（1657）正月五日，正逢毛晋花甲寿诞，子姪辈为奉觞称庆，海内名人硕儒，高僧道流悉有介寿之文，总数百首。其中，毛晋释友约有道源、通门、闻照、照渠、寂觉、通门、大惺、照影等。如释闻照移善财尊像于毛氏庵堂，倡建华严大会。此后，释照影收集吴江诸君子之诗文与画，编为“寿册”，并撰作跋文。壬寅月，白椎寺举行法会，赴会者除毛晋外，尚有徐学孟、马弘道、陆貽燕、释寂觉、释照霖、释照琼、释照行、释行洁、释照萍等十人。徐氏首唱，各人和之。中元节后不久，毛晋访鹤林寺，与释通门有唱和之作。九月十日（闰九月九日），毛晋再赴鹤林寺，释通门赋诗相赠，毛晋、释通云各次韵。

顺治十五年戊戌（1658）冬，毛晋过钱谦益红豆村，为之备述亲闻明河讲席之事。

顺治十六年己亥（1659）四月以前，毛晋为访释通门留宿云半居，始知通门已赴苏州秀峰寺，遂先后赋诗以寄通门与释岫云，通门和之。

纵观毛晋与僧侣交游，有如下几个特点：其一，交游方式或结诗社、赴法会，或赏春探梅，或于寿诞佳期联席酬赋，集珠攒玉，兴笔序跋，举而刻之。陈瑚与毛晋交厚，尝传契友曰：

变革以后，杜门却扫，著书自娱，无矫矫之迹，而有渊明、乐天之风。与耆儒故者、黄冠缙绅十数辈为佳日社，又为尚齿社，烹葵剪菊，朝夕唱和以为乐。间或临眺山水，当其得意处，则留连竟日。遇古碑文、碣志，急呼童子摩榻数纸，然后去。^⑧

可见，毛晋与僧侣周游流连之际，并非单纯联谊言欢，歌呼啸咏，而格外留心庙宇梵刹处罕见之函册。譬如，《筠溪牧潜集》、《河汾诸老诗集》及孤本《大藏经》零种之能刻成，端赖僧朋之助，从而使所刻书之内涵得以扩充，种类增富，版本价值亦随以提升。

其二，毛晋与僧友游访空间囿于明末清初之“江南”，前掲诸僧开堂讲法之所，三峰、兴福两寺坐落于

常熟虞山，余如白椎庵、秀峰禅院、金幢庵、智林寺等则多隶苏州一境。此地不唯风景绝胜，寺庙林立，梵音袅袅，更是文风蔚然，版刻图书走俏，良为寄托情思之佳处。我们颇疑毛晋与僧友频繁往来，或别有深意在焉。何以说？明清鼎革之际，江南士大夫多沦为遗民，或遁迹山林，变身遗民僧，却依然心系故国，与抗清义军暗通声气，谋划复国——此在今日早非秘闻。国变前，毛晋既绝意场屋，不求仕进，又于“崇祯壬午、癸未间（1642—1643），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、《西台恸哭记》与月泉吟社、《河汾》、《谷音》诸诗，刻而广之。未几，遂有甲申、乙酉（1643—1644）南北之事。每自叹曰：“人之精神意思所在，便有鬼物凭依其间。”^⑧及闻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煤山，悲痛欲绝，和泪赋《题崇祯历》一诗，题注曰：“泪书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”，以抒亡国之痛。诗云：

西北天崩度几旬，犹呼万岁荐茶新（原注：江南立夏，望阙荐新茶，尚未闻变）。雨肠引咎辜明主，日月交微罪党人。告急军储忘向岁，殷忧割土望颁春。微臣洗砚浑无事，书得今年是甲申。^⑨

读之，则毛晋缱绻故国之情不可谓不深矣。纵观毛晋方外之交，每有一二遗民厕身其间，如陈瑚、钱嘏、顾梦麟、陆世仪等，此四人并皆复社遗英，则不能不令人有所遐想耳。何况毛晋为钱谦益白衣弟子，与钱曾俨然左右护法；钱牧斋假言佞佛而暗地抗清复明之事，早经陈援庵发覆矣，毋庸辞费。合此以观，我们纵不便断言毛晋必然投身抗清大业，但其眷顾河山，凭吊明帝之迹则斑斑可见。

其三，毛晋所交僧侣多为高僧，或宏通佛经，或品藻特立，或才艺卓然。每有集会，彼此或弘道释法，砥砺品节；或赋诗品茗，陶冶情怀；或丹黄甲乙，谋刻坟籍。今试举法会一事以概其余，华山释明河、读彻先后频举华严大会，弘法布道，毛晋曾多次赴会，前已述之。同治《苏州府志》记曰：

明河字汰如，扬之通州人，姓陈氏。十余岁剃度，究心大乘方等诸经，兼工词翰。年十九，依一雨润公住铁山，继住中峰。既而说法于杭之皋亭、吴之花山、白门之长干寺，尝于讲期见群鹤绕空飞鸣围绕，未几示寂。

读彻字苍雪，滇南呈贡赵氏子。幼从鸡足水月道人沙弥，年十九，远游受戒云栖，参雪浪于望亭。浪歿，依一雨润于铁山，与明河并为入室弟子。博涉内外典，赋诗亦多警句。以《华严经》为法海，非精研疏抄，不能涉其津涯，穷其奥窔，遂与河订分讲之约。河卒，遂独力荷担，虽病弗辍。顺治丙申，应宝华山见月请讲《楞严》，至山中病剧，作解嘲诗《辞世偈》而逝。^⑩

钱谦益《汰如法师塔铭》亦曰：

贤首之宗，弘于雪浪，其后为巢、雨，为苍、汰，皆于吴中次补说法。瓶锡所至，在花山、中峰两山，云岚交接，梵呗相闻，四公法门冢嫡，如两鼻孔同出一气，但有左右耳。巢、雨迁谢，苍、汰

与余法乳之契益深。^⑪

事实上，明河（1588—1640）、读彻（1588—1656）师兄弟广交明末遗老志士，阴助其人匡复明室。而之所以对《华严经》情有独钟，并大力宣讲之，正是看中此经饱含抗敌复国的精神。若尔，“我们颇疑毛晋与僧友频繁往来，或别有深意在焉”又得一证也。

综之，毛晋所交僧侣众多，遍布江南，远及边徼，往来亦频仍，所为远出吟风啸月，声娱之欢外，而含有淬厉民族气节、精神寄寓乃至文化生产与传播之良苦用意。

二

前揭毛晋与僧侣往还之间每有钞刻佛典之举，详情且容言之。毛晋付诸梨枣之佛经，除《嘉兴藏》零册外，尚有十数种之多。其要者如汉释安世高译《本相獗致经》，晋释竺法护译《尊上经》、竺昙无兰译《寂志果经》及法显《佛国记》，姚秦释鸠摩罗什译《禅法要解经》，刘宋释沮渠京声译《末罗王经》与《摩达国王经》，梁释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，陈释真谛译《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》和《遗教经论》，北魏释菩提流支译《百子论》、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唐释义净译《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》，宋释法天译《外道向圣大乘无我义经》、释守遂注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、李贽《唐僧弘秀集》，元释圆至《筠溪牧潜集》，明释明河撰《续补高僧传》、通门撰《牧云和尚懒斋别集》、《牧云和尚病游草》、《牧云和尚宗本投机颂》、《牧云和尚病游游刃》与《牧云和尚七会余录》等。其中《佛国记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皆收入毛氏汲古阁绣梓之《津逮秘书》内，且前者非毛氏新铸，而是据崇祯三年（1630）购自胡震亨之版片重印而成，即胡氏《秘册汇函》之焚余者；后者部分内容为汲古阁早期刻本，故版式独特：四周单边，无行界，半页8行18字，书口上有书名、卷页数，下题“绿君亭”三字。明河、通门皆为毛晋并世挚友，已如前述。毛晋刻经始于何年呢？据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·子部（三）》、杜信孚等《明代版刻综录》著录知，明天启元年（1621）毛晋23岁，谋刻僧友明河之《续补高僧传》，则为已知汲古阁最早刻经之年。通门为海虞名僧，著作也多承汲古阁刷印，《四库提要》录其《懒斋别集》曰：

国朝僧通门撰。通门，字牧云，姓张氏，常熟人。明季祝发于兴福禅林，寻主古南、鹤林、天童等寺，颇与士大夫游，故文士往往称之。其集为其同里毛晋所刊，凡杂文三卷、书启三卷、颂赞偈语二卷、诗六卷。^⑫

毛晋刊刻之梵册，以《嘉兴藏》零种卷帙最大，版本价值、学术贡献最高。事实上，在我国传世大藏中，《嘉兴藏》堪称最具特色，其收录典籍之多，刊刻递修时间之长及倡缘募刻私人之众，均首屈一指。职是之故，《嘉兴藏》早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，研究成果迭出^⑬，然而因该藏过于庞大，刻时弥久，又因“在历次刊刻过程中都有变化”，存者各具“身世”，以致论者各

执一词。以下我们将抛开陈见，着力考察毛晋与《嘉兴藏》之关系。

首先，毛晋何时夤缘参刻《嘉兴藏》？至为关键，不可不明。明万历七年（1579），尊宿紫柏真可会同憨山、幻予、幻居、如奇等和尚，发愿重刊大藏经。至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《嘉兴藏》正式开雕于五台山妙德庵。越四载，卷帙已达数百，然苦于冰雪、刻资匮乏，兼之北地时局动荡，遂南迁于浙江径山寂照庵。我们认为，只有此时，毛晋方有与刻经主事者接洽之可能，至于其模勒佛典，则出于常熟众多亲朋师友，如瞿汝稷、缪希雍、释密藏道开、钱谦益、萧士玮等人之感召与协助。何谓？因此数人或为常熟之缘首兼捐刻大户，或为董理《嘉兴藏》刊务之中坚，毛晋既与之结契，则易受其劝导而萌发佛缘。台湾佛学研究所范佳玲博士论文《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》附录三〈嘉兴大藏经刻经年表〉补正》记载，常熟耆旧瞿汝稷于万历十七年作《刻藏缘起》，缪希雍于万历二十九年撰《念云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纪》^⑤，则倡刻大藏伊始，瞿汝稷、缪希雍即为文导诸众信，破除异说。又《嘉兴藏》“续藏”十八函内有《略释新华严经修订次第决疑论》一种，捐刻人适为瞿、缪二人，时在万历十八年。可见，瞿氏、缪氏非惟倡刻佛典，而且动员各界广大佛徒信众施资刻。瞿汝稷（1548—1610），字元立，号洞观，常熟人。瞿氏精于禅理，著有《指月录》，“释子奉之如紫阳之集注也。”难能可贵的是，紫柏大师初发愿劖刻大藏时，瞿氏即闻风响应。钱谦益记其事曰：“（真可）念大藏卷帙重多，遐方僻陋有终不闻佛法名字者，欲刻方册，易为流通，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，即有谤者，罪当自代，遂与太宰公及司成冯公梦禎、廷尉曾公同亨、同卿瞿公汝稷等定义，命开公董其事。”^⑥憨山大师法嗣福徵尝题其师自著年谱万历三十一年条后，亦称“紫柏倡缘刻藏时，陆光祖与冯梦禎、曾同亨、瞿汝稷鸠工于径山寂照，密藏道开、幻予法本、澹然铠公迭董其事”^⑦。所指似是一事。继万历十七年草《刻藏缘起》之后，二十二年，瞿氏又撰《募刻大藏唱导文》，以赞密藏、幻予二师倡缘刻藏之举，广泛动员善士檀樾捐资襄刻。密藏禅师尝致书顾襟宇曰：“同瞿元立辈商确（榷）刻藏缘事，始定长缘四十分，分岁百金，自一人以至多人，惟信心坚久者许与之。”^⑧毛晋与瞿氏因乡谊而过从，瞿氏尝慨然赐序毛氏《野外诗》。缪希雍（1566—1627），字仲淳，号慕台，常熟人。缪氏精于医道，乐善好义，倾心佛陀。钱谦益尝曰：“大藏之改梵夹为方册，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开公始也。海内巨公长者主议倡导者，则有若陆庄简公光祖、陈庄靖公瓚、东溟先生管公志道、祭酒冯公梦禎、紫柏法眷，誓愿饮助者常熟缪布衣希雍、金坛于比部玉立暨丹阳贺氏、吴江周氏、沈氏。刻场初卜清凉，后移双径，既而恢复化城。”^⑨缪氏之所以推助刻藏，与其皈依紫柏门下恐大有干系。钱谦益《紫柏尊者别集序》曰：“金坛刻《紫柏尊者全集》，已行丛林……白衣弟子缪仲淳执侍左右，手自缮写者。”^⑩毛晋《野外诗·舟中读〈本草经疏〉》题下注曰：“缪仲淳先

生授余梓行海内二十余年矣。”而钱大成《毛晋年谱稿》“天启五年乙丑（1625）二十七岁”条记载：“是年三月，舅祖缪希雍以所撰《本草经疏》授先生，……六月遂付梓人。”^⑪缪氏既为毛晋外舅，又尝授梓已作《本草经疏》，则两人交情笃厚。综之，缪氏、瞿氏皆为《嘉兴藏》之大檀樾，毛晋既与之相熟，必受其浸濡劝导，遂萌意欲刻藏册。密藏道开者，紫柏大师首座高弟也，于资帑之筹集，刻场之勘择，例规之订定无不躬躬其役。职是之故，有“藏主”之尊称。道开与常熟颇有因缘，早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即来驻锡虞山东塔，深受善信尊礼。毛晋后亲聆其教席，有《和古人诗》赠之，自注题曰：“道开法师应武塘相国衍门禅伯之请，敷讲嘉善之大胜寺。余于腊月廿五放舟葑江送之，和陶与殷晋安别韵，兼柬衍门。”诗作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即汲古阁正式雕造《嘉兴藏》之前一年，我们虽不必说毛、道此晤必有刻经之约，然与之关联密切，则无可疑也。前揭之钱谦益乃毛晋业师，萧士玮则系密友。钱谦益与憨山大师交契，而后者则是道开业师兼顾问，于法理、刻藏、复寺诸端多所谕示。钱氏尝捐刻姚广孝《道余录》一卷，后纂编之《紫柏尊者别集》、《梦游全集》及《宋文宪公护法录》多由毛氏汲古阁刻入《嘉兴藏》。萧士玮（1635—1711），字伯玉，别号三羲，泰和人。萧氏《毛母戈孺人墓志铭》曰：“凤苞（按，毛晋字）以状来请……余尝数游虞山，固稔”^⑫，则萧、毛交情亦非浅。而萧氏“妙契佛旨，精通祖心”，富而好施，尝资助汲古阁刻经达百余种，详后。综之，毛晋参刻《嘉兴藏》良有以矣。

三

毛晋当日写刻《嘉兴藏》详情已难周知，所幸现存经卷卷末大都附有牌记，载明施主、讎校、手民、刻工名姓，以及刻板年月、刻场、刻资等，便于稽考。如《佛说海龙王经》卷末即有施刻识语，分上下二栏，上栏题“泰和信官萧士玮捐俸刻《海龙王经》。东塔寺释道源、东湖信士戈汕同对。崇祯壬午孟冬虞山华严阁识。”下栏则题“经四卷，共字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，计写银一两四钱二分六厘，计划银十二两四钱七分四厘。板四十七块，工价银一两八钱八分。上元罗章书，句容李焕刻。”^⑬因此，可藉以钩稽毛晋与《嘉兴藏》之关系。该藏牌记显示，毛晋参刻年代集中于崇祯十五至十七年间，经坊则是虞山华严阁。拙文《汲古阁刻经考略》曾误以为华严阁为毛氏所舍建，附属于汲古阁，以专供写刻经藏，今谬承故宫博物院章宏伟指正，不胜感荷。然而，《嘉兴藏》内确收有汲古阁刻经若干种，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编礼忏仪》、《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》、《牧云和尚语录》等等，其中《华严经海印忏仪》早于崇祯十三年（1641）业已写板，翌年毕役。汲古阁何以前于华严阁雕刻《嘉兴藏》？实际上，毛晋是时尚未参与《嘉兴藏》刻务，只是受云南丽江土司木增之请而为之代刻，且刻就后，经版方被送至嘉兴楞严寺，以供印刷流通而已。钱大成《毛子晋年

谱稿》“崇祯十三年庚辰（一六四〇）四十二岁”条述之甚悉，今节录如次：

四月八日，先生至吴门华山寺……出山，独有一僧缘绀泉鸟道而上，前异经一麓，状貌缀饰迥别吴装，目睹而异焉。弹指间，直至座下，擎一锦函，长跪而请曰：“弟子从云南悉檀寺而来，奉丽江土司木增之命也。木公从鸡足山叶榆崇圣寺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忏法四十二章响》，相传一行依经录者。兵燹之余，普瑞藏诸寺中，自唐迄今未入藏。故特此发愿刊布，敬授执事，度岭涉江，就正法眼。”言毕，随出兼金异香为供，作礼而退。读彻合掌谓先生曰：“……寿梓以传，非子而谁？”先生欣然应诺。即于本年鸠工庀材，经始其事。^④

木增之所以不远千里以佛经请托，固慕于汲古阁之令名，“启、祯年间，汲古之书走天下”。次年“丽江土司木增又遣使寄先生书，致兼金、琥珀、薰陆诸异品，购汲古阁所刻书，捆载越海而去。自来书行之远，乃为夷裔所慕，未有如是者也”^⑤。木增后跋《华严经海印忏仪》云：

钦襄忠义忠荃、四川左布政、云南丽阳佛弟子木增、同丽江府知府授参政男木懿、应袭孙木靖暨诸子孙太学生木乔、木参，生员木宿、木櫛、木松、木□、木极、悟乐等各捐净捧（俸），延僧命役，敬奉《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仪》，一部，共四十二卷、六十一册，直达南直隶苏州府尝（常）熟县隐湖南村笃素居士毛凤苞汲古阁中鸠良工雕造。起于崇祯庚辰孟夏，终于辛巳暮春，凡一载功成。今置此版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，祈流通诸四众，历劫熏（重）修，见闻此法，永持不舍，所愿一乘顿教遍布人寰，三有群生俱明性海者耳。^⑥

不过，庇护《华严经海印忏仪》之鸡足山叶榆崇圣寺久与《嘉兴藏》结缘，却是不争事实。万历二十一年，刻场甫南迁径山寂照庵，“当时姚安进士姚珽与其弟姚珩寓居浙江，和冯梦祯、陆光祖、袁黄等人均有往来，当紫柏、憨山和尚等发愿刊刻《大藏经》时，上述人曾大力支持倡导，姚氏兄弟不仅在经济上作了大量的支援，而且在刊刻过程中，还以《北藏》为底本，校对《南藏》，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，得以竣事，进行开雕……当“正藏”付梓印出，陶氏兄弟即运送《径山藏》来宾川的鸡足山存放……”^⑦由此观之，木增或为毛晋与大藏之间又一牵线人，而黔僧利根则更似引路人，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“突有利根上座，贵竹赤水人也……由于利根高僧的辛勤奔走，争取到了著名的刻书家常熟汲古阁毛晋父子，以及泰和萧士瑀、萧士玮、杨仁愿、常熟郭承昊、杨彝等人的资助，这才基本完成了《径山藏》正藏部分的刊刻”^⑧。

崇祯十五年仲夏，毛晋始刻大藏，其时多任校对之役。几乎同时，毛晋又以施资者身份参与《嘉兴藏》事务。自崇祯十五年开雕迄顺治八年（1669）刻竟，毛晋共捐资、校刻《嘉兴藏》约 198 部，其中，毛晋捐资者为 62 部，校对者为 102 部以上，而毛晋身为施主兼任校

对的《嘉兴藏》则屈指可数，笔者惟见《圣教渡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两种^⑨。有趣的是，似乎专为别白毛晋究竟是捐资抑或校对，大凡为其捐刻者皆署“毛凤苞”而不署“毛晋”，而大凡其任校对者则署“毛晋”而不署“毛凤苞”。其他出资者按领取函部数量，依次为萧士玮、杨仁愿、萧祚胤、张玮、郭承昊、范景文、李伦、詹兆恒与木增以及杨彝同室吴氏、毛凤苞与贺氏及毛晋子裔毛褰、毛表、毛宸；领经者庶几悉为普罗信众，而毛氏一门出力最勤最巨。另据牌记，毛晋刻藏集中于壬午夏秋冬、癸未秋冬、辛巳、甲申春秋冬、庚子、丙寅孟冬诸年月，而下及顺治八年《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》之刻，该经牌记曰：“东湖信士郁慈明、毛晋对，顺治辛卯仲冬虞山华严阁识，共字九百五十。”^⑩

民国扬州刻经院《刻藏缘起·凡例》曰：“是刻以南北宋元四藏始对其文，次校其义，次抽对，次覆校，又次则出众见裁夺，乃书样。又对，乃就梓。梓已，复加校对。”^⑪可谓谨严慎肃。翻检《嘉兴藏目录》可知，华严阁校讎大藏中，毛晋或合校，如曾分别与僧道源、郁慈明、殷时衡、孙房、戈汕等人共校一部佛经，或独校，种数约计 29 种。毛宸《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》跋云：“吾家当日有印书作，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。”^⑫而经坊之刻工，学界向所罕言，今亦依牌记，知有句容潘守诚、长洲李如科、溧水杨可浚、李焕、江宁徐应鹏、濮承烈、范应时等人，其中李如科先后与潘守诚、濮承烈有合刻之举。显然，刻工籍贯以苏南为主，工价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。清人徐康曰：

汲古阁在虞山郭外十余里，藏书、刊书皆于是，今析隶昭邑界。剞劂工陶洪、湖孰、方山、溧水人居多，开工于万历中叶。至启、祯时，留都艮庵，毛氏广招刻工，以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为主，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，三分银刻一百字，所刻经史子集、道经释典，品类甚繁。^⑬

揆诸刻工爵里与百字工价银，我们颇疑华严阁刻工曾供职于汲古阁，甚且从汲古阁借调而来。常熟推官雷起剑尝赠汲古阁诗云：“行野渔樵皆谢赈，入门僮仆尽抄书。”^⑭仍依牌记，华严阁书手约有江宁黄铭、上元罗章、王莛、于起龙、陈兆熊、于从龙、长洲徐大任、吴县章流、中山魏邦泰、黄某某等等。毛晋捐刻或校讎的《嘉兴藏》零种，尤其崇祯末年虞山华严阁所刻者字体扁方丰满，具有楷书宋体意味，行格疏朗，写刻精良，近于同期汲古阁镌刻的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，而迥异于早期“绿君亭”刻本。此或可证华严阁书手亦出于汲古阁。

郑德懋《汲古阁校刻书目》及其《补遗》记载，汲古阁刻书总数约 602 种、110879 页版片（不含本篇述及数十种佛经）^⑮，姚名达《〈大藏〉刊版所知表》举《径山藏》共 1654 部、6956 卷 36。可见，毛晋经板理应占汲古阁版刻一席之地，但不知何故，竟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。毛晋承刻诸经兼具佛教与文献双重价值，前揭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编礼忏仪》“自唐

迄今未入藏”，则是本乃毛晋首度入藏，史料价值不言而喻。类似地，其他珍稀文献亦得以化身千百，如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、《宋文宪公护法录》、《道余录》保存明清禅宗丰富史料，可资研经考史，且对于解读明清文学、佛教文学别具意义。质言之，汲古阁刻经与华严阁所刻《嘉兴藏》零册是毛晋刻书史中重要一环，析明毛晋与其关系，亦可补毛氏校刻书目之缺。

（责任编辑：無邑）

* 本文获得“华东师范大学 2008 级优秀博士论文基金”支持。（项目编号：2008006）

- ① [明] 毛晋撰，潘景郑校订：《汲古阁书跋·玉山草堂集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8 年版，第 66 页。
- ② [明] 毛晋撰：《和友人诗》序，丁祖荫编《虞山丛刻》，民国 4—8 年（1915—1919）以下简称《虞山丛刻》本。
- ③ [清] 毛褰等纂：《先府君行实》，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季刊》一卷四号，第 21—24 页。
- ④ [清] 张宗芝等编纂：《以介编·虞山孙朝让诗》，《虞山丛刻》本。
- ⑤ [清] 钱泳撰：《履园丛话·梦幻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 年版，第 579 页。
- ⑥ [清] 江熙撰：《扫轨闲谈》，[清] 顾沅辑：《赐观堂丛书新编》，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长洲顾氏刻本。
- ⑦ 参见曹之撰：《毛晋身世考略》，《图书与情报》，2001 年第 3 期，第 67 页。日本三浦理一郎撰：《毛晋交游研究——以毛晋诗文集为中心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2 年。
- ⑧ [明] 陈瑚：《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》，《确庵文稿》卷 16，清康熙毛晋汲古阁刻本。
- ⑨ 同前注。
- ⑩ [明] 毛晋撰：《野外诗·题崇祯历》，《虞山丛刻》本。
- ⑪ [清] 冯桂芬撰：同治《苏州府志》卷 134，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刻本。
- ⑫ [清] 钱谦益撰：《汰如法师塔铭》，《牧斋初学集》卷 69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- ⑬ [清] 永瑆等撰：《懒斋别集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 181 集部三十四，清武英殿刻本。
- ⑭ 目前至少有李孝友《也谈明代刊刻的〈径山藏〉》、杨玉良等《〈嘉兴藏〉整理记》、《故宫博物院藏〈嘉兴藏〉初探》、华东师大孔毅硕士论文《汲古阁刻书考》、复旦大学三浦理一郎博士论文《毛晋交游研究——以毛晋诗文集为中心》、台湾东海大学周彦文硕士论文《毛晋汲古阁刻书考》等著作论及《嘉兴藏》，对于其卷帙版式、行款装帧、刊刻经过、资金来源、牌记内容、目录及文献价值等都有所揭示。
- ⑮ 范佳玲撰：《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》，《中华佛学研究所博士论文》，2001 年。
- ⑯ [清] 释德清撰：《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》，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卷 14，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毛褰等刻本。
- ⑰ 转引自杨玉良、邢顺领撰：《〈嘉兴藏〉整理记》，《文献》第 19 辑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5 年版，第 205 页。
- ⑱ 转引自杨玉良撰：《故宫博物院藏〈嘉兴藏〉初探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7 年第 3 期，第 18 页。
- ⑲ [清] 钱谦益撰：《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》，《牧斋有学集》卷 41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- ⑳ [清] 钱谦益撰：《紫柏尊者别集序》，《牧斋有学集》卷 21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- ㉑ [民国] 钱大成纂：《毛晋年谱稿》，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季刊》一卷四号，第 9—21 页。
- ㉒ [明] 萧士玮撰：《春浮园集》，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萧氏闲馀轩刻本。
- ㉓ 故宫博物院藏《嘉兴藏》第 56 函，《佛说海龙王经》卷四第 22 页，转引自章宏伟《〈汲古阁刻经考略〉指误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10 年第 10 期，第 77 页。
- ㉔ 同注①。
- ㉕ 同上。
- ㉖ 故宫博物院藏《嘉兴藏》续藏第 15 函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忏仪》，第 29 页。转引自章宏伟《〈汲古阁刻经考略〉指误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10 年第 10 期，第 77 页。
- ㉗ 李孝友：《浅谈明代刊刻的〈径山藏〉》，《文献》1980 年第 2 期，第 206—207 页。
- ㉘ 刘汉忠：《贵州高僧利根与〈径山藏〉》，《贵州文史丛刊》1980 年第 4 期，第 124 页。
- ㉙ 毛晋捐资施刻与参与校对《嘉兴藏》的种数因整理者、研究者所见底本不同，故各有出入，甚至连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部《嘉兴藏》，杨玉良前曰：“据大藏牌记所载，他校刻的藏经至少有二百七十余种”，而章宏伟后云：“毛晋捐资刻 63 种藏经……参加了 180 种经文的校对”，令人费解而无所适从。本文则综合参考《故宫博物院藏〈嘉兴藏〉目录》、台湾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《嘉兴藏》部分、苏州西园寺藏经目《嘉兴藏》部分、孔毅硕士论文《汲古阁刻书考·〈汲古阁刻书目录〉补正》（《嘉兴藏》部分）等诸家成果，力图能全面地反映毛晋与《嘉兴藏》的关系。
- ㉚ 故宫博物院藏《嘉兴藏》第 141 函，《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》第 18 页。转引自章宏伟《〈汲古阁刻经考略〉指误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10 年第 10 期，第 70 页。
- ㉛ 佚名纂辑：《刻藏缘起》，扬州藏经院民国九年（1920）刻本。
- ㉜ [明] 毛晋撰，潘景郑校订：《汲古阁书跋》，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版，第 128 页。
- ㉝ [清] 徐康著：《前尘梦影录》卷下，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江标刻《灵鹫阁丛书》本。
- ㉞ [明] 雷起剑撰：《和子晋湖庄即事》，附见毛晋《和友人诗》，《虞山丛刻》本。
- ㉟ [清] 郑德懋纂：《汲古阁校刻书目、补遗、刻版存亡考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·总类》第 5 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9 年，第 423—446 页。
- ㊱ 姚名达：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版，第 247 页。